

散文

石化大院那些枇杷树

蒋如高

我不是一个喜欢吃水果的人,自然对市场上的各种水果没什么兴趣,甚至很多都叫不上名字。直到有一天,我去了趟重庆固井项目部。

午饭后,员工们正在品尝一种金黄色的小圆果,我也试着吃了一个,酸甜。我以为是小时候吃过的杏子,一问才是枇杷果。他们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因为好几次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见过有人在几株长满果实的树下聊天。原来那些就是枇杷树。它们就在我的身边,悄然地向上生长着。而我,已经在新单位工作了两年多,却从未关注过它们,纵使相距很近。这是地处扬州市史可法路的一家石化大院,内有两家处级单位的办公楼和一个小型停车场,工作人员大约有80人。在办公楼的北侧和东侧,总共有10株枇杷树。

这10株枇杷树,一株挨着一株,呈“L”形站成两排,像值守石化大院的哨兵,更像栉风沐雨的勤务员。

东侧的两株树,因为有阳光照射,长势十分茂盛。北侧的8株树,虽然被办公楼遮挡了阳光,却也毫不逊色。每一株树,都在倔强地、顽强地生长着,已经有三四层楼高了。

站在树下,我回想起两年多来,与新单位的干部员工共同为生存而拼搏、为发展而奋斗的很多画面。前年8月,疫情突袭扬州,我们12名党员无法回家,就地转化为志愿者,冒高温、爬楼梯,为300多户居民送菜上楼;去年五一,也是因为疫情,我们20多人在大院留守值班,自己动手买菜、拌馅、和面,不仅分享了形状各异的饺子,还为生产一线的员工送去各色美食。

此刻,午间的太阳当空照耀,在树影婆娑间,每一颗枇杷果都像一粒粒闪光的金子。原来,不曾关注的,其实就在身边;曾经熟悉的,其实从未走远。正如这些坚强的枇杷树,一直都在与我们并肩战斗,默默地为我们的成长提供能量,无论雨雪,无论风霜。

(作者来自华东石油工程)

难忘河边那盏灯

杜刚

刚参加工作时,我被分配到胜利油田临近黄河岸边的一个基层单位。记得那时送我们到单位的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我站在后车厢上紧抓着栏杆,一路颠簸地来到被称为“一号水源”的院落,从此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

“一号水源”的任务是从黄河里抽取水,在水库里进行简单沉淀后输送给水厂进行净化处理。从“一号水源”到抽取黄河水的泵站要经过一段通往废弃黄河渡口的路。这条路是曾经连通胜利油田南北油区的唯一通路,因为胜利黄河大桥的修建通车而停用,当初车水马龙排队、数里等候驳船的热闹景象如今荡然无存。

院落里留给女职工值守,作为男职工,我被安排到院落以外的偏远岗位上班,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位于黄河边的泵房。这是建在河道接近主流位置的一座地下式泵站,从岸边到泵站由一段长近10米焊接结实的铁架连接,铁架的两侧是数根绿色输水管线,中间覆盖厚木板供人行走;进入泵站,环形一圈的走道下铺设数台离心泵纵横交错,环形走道的北侧有一间狭小的值班室。说它狭小是只能摆下一张桌子和两个木连椅。

透过值班室临河面的小窗户向外看去,黄河水就那么波澜不惊地朝着入海口方向奔流,最终注入大海。浑黄颜色的河水被水泵抽取并输送到附近的水库,经过多次沉淀后再传输到水厂进行一系列净化处理,最终成为生活饮用水,通过管网流淌到千家万户。

因为是24小时不间断从黄河取水,所以全天候需要有人值守,定时检查运行设备、记录报表、根据水量开停泵……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我实在无聊了就到泵房外侧的一圈循环走道上看看河的风景,其实也就是看看河水从上游的弯道处缓缓流来,淌过脚下的泵站,又缓缓地向着下游的黄河大桥流去;河对岸是大片的漫滩区,光秃秃一片。

当时值班实行“三班倒”。这种模式下,最难熬的是夜里零点的班,尤其数九寒天,每夜半夜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顶着寒风到泵房接班,一进门就是冷气逼人。若是赶上阴雨连天或者大雪更糟糕,就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缓行。

许是每天行走的缘故,上班途中的一切都再熟悉不过。哪儿路上有坑、哪个道上有岔口都心中有数。但就是这样,深夜独自一人走在漆黑一片的黄河大坝上,我心里还是害怕的。四周一片寂静,伸手不见五指,不由得让人加快了脚步,直到影影绰绰远远看见泵房门口那闪亮的白炽灯光时,才安下心来。久而久之,那盏灯成了夜里上班路上的期盼,望见灯光就意味着泵房快到了。

现如今,早已是时过境迁。废弃的渡口又架起了舟桥通行,黄河大坝上也不再是往日的坑洼土路,而是修葺一新且绿树成荫。原单位的很多同事到了新的岗位或光荣退休,流程和设备实现了自动化和远程控制。时间的流淌中,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每次从胜利黄河大桥上路过,我都会不由自主向着河的上游侧首眺望,在目光所及的范围内竭力找寻着岸边泵房的痕迹,却空空的什么也看不到,莫名想起黑夜那盏亮在泵房门口的灯……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石化漫忆

杨美荣

初夏的东宝山,一派葱郁,紫蓝色的二月兰在草地上随风摇曳。荆门石化3号催化装置掩映在一片莽莽苍苍的绿带之中。

簇新的反应器,在暖阳的照耀下,向四周散发着钢筋铁骨的铮铮力量。管架、塔林、塔吊、烟囱,有序地混搭在一起,依山而建的装置,仿佛就长在大山的褶皱里。

那时候,1号催化装置每年都会新增30多名职工,要想在这30多人里脱颖而出,不流些汗吃些苦,是很难当上主操的

一大早,孔建明穿着一件灰色的工作棉袄出现在装置现场。4月的荆门,气温总是让人在“露着腰”和“裹着袄”之间无缝切换。连着下了几天的雨,孔建明能穿的工作服,现在全都湿答答地挂在室内的阳台或是搭在板房里的凳子上了。

同事兰宇寿看了看孔建明工作上“荆炼”标识,很认真地说:“我隐约记得小时候见我爷爷穿过同款工作服。”

一句“爷爷同款”,顿时让板房里的杨永哲和李松笑了。这两个1993年出生的青年才入职两年,“这件衣服是1988年,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发的。”孔建明抚了抚额叹口气说道,“领到这件新衣服时我才18岁。一眨眼,咋就成爷爷辈儿了?”

1988年,18岁的孔建明刚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1号催化装置。20世纪80年代,很多像孔建明一样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怀抱梦想纷纷来到石化企业的各个车间、生产装置。“催化一响,黄金万两”。作为生产装置的龙头,催化装置对

东宝山下的记忆

荆门石化3号催化裂化装置



学炼油又有干劲儿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那时候,1号催化装置每年都会新增30多名职工,要想在这30多人里脱颖而出,不流些汗吃些苦,是很难当上主操的。

18岁的孔建明长得细瘦白净,然而看似文文弱弱的他只用了两年时间,硬是拿下催化装置最复杂的反应岗位,当上了反应主操。18岁参加工作、20岁担任反应主操、30岁开始担任催化班长,催化装置技师、青年岗位能手、技术比武奖项获得者……孔建明的履历拿出来就是一张沉甸甸的催化名片。

带新人,不光要将自己在生产操作上的经验倾囊相授,还要敢于放手让年轻人独立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1970年5月18日,荆门石化常减压装置开始筹备建设。后来,这一天被定为荆门石化的厂庆日。

站在时间的岔路口,越过日月星辰的肩头回望历史,千打垒、芦席棚就曾建在东宝塔下的山沟里。每一座塔甚至每一条焊缝都凝结着创业者们披荆斩棘的丰功伟绩。

1971年1月1日,装置投产成功。50年来,作为荆门石化最早建成的老三套装置,1号催化装置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镌刻在每一届荆门石化人的脑海里,成为催化人的精神坐标。

作为催化装置的第二代人,孔建明认为,传承是对前辈们最好的致敬。风机皮带松了看不到,会影响空冷效果;装置巡检不到位,就会留下真空地带,留下隐患;设备检查不到位,内操操作时等于管中窥豹。老师傅们用自己的经验形成代代相传的作风,到孔建明这代催化人心里,就变成了不放过任何一个“低标准”。

“如果说父辈们是开拓者,我们就是传承者,而永哲这批年轻人就是荆门石化的未来。”孔建明感慨。

孔建明的父亲身患糖尿病,1997年就双目失明了。几年之后,母亲又得了重病。既要照顾父母,又要兼顾班组安全生产,孔建明身心俱疲。“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得咬牙坚持一下,帮车间多带新人”。带新人,不光要将自己在生产操作上的经验倾囊相授,还要敢于放手让年轻人独立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孔建明的带领下,徒弟宋晓峰、黄元华一个个都成了催化的“名片”。

从1号催化装置到3号催化装置,地理位置上只隔了一个山头;时空距离上,对孔建明而言却是30年

转眼,孔建明已经53岁。都说50岁中年男人的标配三宝,手串儿、枸杞、啤酒肚。没有啤酒肚的孔师傅也盘手串儿,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始终有着少年气质。

少年气质的孔建明,在2019年又成了新建3号催化装置的一名新兵。2019年,280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装置暨3号催化装置即将建成投产,运行部组建3号催化装置开工组,孔建明第一个报名了。

孔建明从2019年8月进入装置现场,历经酷暑和严冬,整天在现场日晒雨淋,晒得黝黑。“我们年轻时,也白着呢。”孔建明觉得自己依然是当年那个少年,没有一丝改变。

他每天抱着厚厚的一捆图纸,和年轻人一样在现场爬塔钻容器,没有一天缺勤。“在三催,我也是个新人。”他说。

雨停了,身穿1988年工服的孔建明带着杨永哲爬上反应器检查。他站在高高的炼塔之上,觉得崭新的3号催化装置,就像是青翠山峦的褶皱里开出的美丽花朵。

(作者来自荆门石化)



散文

范永光

李哥是我的河南老乡。他比我大12岁,我习惯尊称他为李哥。

李哥名叫李秀俊,今年67岁,是中原油田钻采社区一名退休干部。

说起我与李哥的交情,还要从25年前的一篇新闻报道说起。

1998年9月份的一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给我:“请问你是永光老弟吗?我是你老乡秀俊哥,咱俩写的文章同时被刊登在《濮阳日报》第三版了。你写得真好,今后多多切磋啊!”至此,我与李哥在工作的道路上并肩同行,记录着中原油田发展的点点滴滴。

闲来无事,我喜欢与李哥微信聊天。从放飞自我的闲聊中,得知李哥有着18年的军旅生涯,少校军衔,荣获三枚军功章。

1991年8月,是李哥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在首长“向后转”的口令下,一个转身转业来到了中原油田炼油厂。从此,便脱下军装换上工装,加入中原油田开发建设的队伍中,由一名职业军人成了一名石油

工人。

工作环境变了,军人的作风不能变。李哥在全新的岗位上争分夺秒学习专业技术,消化专业书籍,深入车间熟悉装备、了解工艺流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本岗位的业务,并以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军人视角,在工作中总结出了眼看、耳听、身闻、脑想“四勤”巡检工作法,练就了一套在机器轰鸣中准确辨别异常声响的过硬本领。

听李哥讲,有一次接班后去炼油车间巡检,巡检过程中辨识出附近有一台机器发出异常声音。随后,他便开始逐台设备进行认真检查,最终发现一台设备的轴承底座螺丝断裂,第一时间报告值班组长及时联系维修人员进行了不停机更换,避免了一次机毁停产的重大事故。为此,李哥得到了来油田工作后的第一个嘉奖。

李哥在炼油厂一线岗位一干就是4年,付出汗水,倾注心血,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工程师。其间,他先后受到油田和炼油厂嘉奖16次,培养新员工30余人。李哥心怀满是喜悦,被徒弟们亲切地称呼为“师傅”,心

老乡李哥

里别提多高兴啦。

1995年3月,中原油田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大潮。随着专业化重组、机构改革、新体制建立,天然气管理中心应运而生。“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军人就应该始终发扬不认输、敢于挑战的作风。”李哥说到做到,毅然放弃了原单位的职位、待遇和荣誉,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新成立的天然气管理中心,开始担任柳屯管理站站长。

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李哥和班子成员一道统筹安排工作,合力组建巡线队、计量队、配气站,全面担负起柳屯片区油田5个主力单位和上万户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气保供任务。

当时,驻地附近的农民还不富裕,时有使用天然气不交钱甚至夜间偷用天然气现象,给企业安全生产带来了巨大隐患。为堵住效益流失点,他带领站机关人员配合巡线队加大巡护力度,不管是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每天都沿着管线步行,穿村庄、过河流、越障碍,认真巡查每一段管线。他还耐心向村民宣传政策,讲法律、讲

安全、讲危害,油地工农关系逐步得到了改善。久而久之,李哥和同事们与村民成了好朋友,巡线路过哪个村庄,总有乡亲热情地招呼他们进家喝水休息。“当我和同事们看到天然气管线安全无恙、听到管线内的天然气流动的声音时,心里感到无比踏实”。

2006年3月,李哥光荣退居二线。“离岗”不“离线”。李哥再次被返聘到油田第七社区关工委任秘书长。他一心扑在工作上,

精心拟定关工委工作计划,深入社区学校调研,走进厂区开展座谈,每年为油田主业生产单位青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受教人员无数。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李哥担任关工委秘书长的5年,油田第七社区关工委被授予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先进集体1次、油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先进集体5次,李哥本人也多次受到嘉奖。

一次应邀到李哥家串门,他拿出精心剪贴的36本发表在不同报刊上的新闻作品集,让我觉得很震撼。李哥就是记录油田发展历程的经历者、见证人。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